方舟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六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

民勞卒章 大雅 角弓 小雅 節之卒章 小雅 甘棠 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存者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此書矣此韓宣子之詫見也或

曰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丘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祖述憲章者大鳴於天下何啻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三絶編於易象始隱終麟於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歲孔子甫十歲童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

繫日繫月為春秋天子禮樂備於魯晉無此書則
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緜
之卒章以晉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
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
以晉德可以惠養萬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
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此韓子所玩其國之木
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天子周公之德備於此詩
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為平公如齊娶

婦納幣因修聘於魯汲汲於太史氏之觀此晏子
知其為君子者有以夫

淇澳 衛風 木瓜 衛風

子夏之序淇澳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
周韓宣子聘魯以其觀書太史一事足以見其文
矣其與魯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令之深於
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父
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父子偕行淇澳

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善言詩者豈苟而已
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衛人報齊桓公
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
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
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强弱之果不敵乎晉以
宣子之舊於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令之循

牆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己其曰無敢為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強弱不敵叔向大雅之賦許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衛之間何其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其亦層衆山以為太華積衆流以為溟渤吾未嘗不歎息於斯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
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禄賞之屬也
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感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
小雅之賦以晏子為君子也為仁人也祉者福也
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
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
之幾於逢君之惡矣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
傳護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

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於六卿而不悟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

有禮者無禮之别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

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
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
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
段之忕以楚圍新立晉侯録子豐舊勞賜印段以
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忕聞於鄭而以禮如晉
晉方畏其忕乃能自屈於禮不以圍之勢驕晉食
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
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忕而失禮

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 小雅

芊圍之惡子產既知之於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產使子羽折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既歸謂子產具行器子產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產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產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與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產皆知之以鄭小國立於楚大

國之間以子產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
印段之�envelope逢圍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　豳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
則周十月正月周十一月也宜雪而雹陰感陽徼
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爲言以
藏冰之道何也冰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
和則雪而不雹矣唯聖人可以感此禦災之道也

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窖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冰則陰氣致用於陽不為災矣陰盛陽衰則夷狄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生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吳夫夷狄之盛中國之衰也陰氣之盛陽氣之微也

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於聖人著於後世蠆尾之謗足以累其親雖子寬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丘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魯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於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富無一國不貪何獨子產之尤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寬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

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為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徇其私君子以此為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為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仲尼以下七語者吾夫子援其所聞於先達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其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既殺兄又囚父

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則梟首寧風之棘上有
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
以昭子之請於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
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
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大雅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

子產於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

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既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黒之死二族奔亡多謗幾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於鼎名之曰書以為鄭不刋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

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

坎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撼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衛傳坎牲埋書以盟書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衛太子不幸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別也平公僅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衛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於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為此以

疏間人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耶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免矣

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小雅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為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間為哉贈遺幣帛如紵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敝以讐為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於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芊圍以來楚強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小雅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為離

宮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闌入王宮自執其閽不為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芊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芘一閽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芊尹以王匿盜器與盜同坐而以紂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夷狄也獲敘進於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況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 小雅

夷狄吳楚之僭進之於人而謫之於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問蓋有感於此也尚何魯衛分地之拘哉衛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衛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於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荅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於魯衛哉癰疽膏肓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

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哉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小雅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小雅

晉衛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衛小國晉負衛曲者二尚何以為同姓兄弟哉當親者疎其疎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偃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更疎所

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衛襄公之卒人知哀其喪況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鶺鴒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驁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感也弔死歸疆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茲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 小雅

左丘明之於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

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如儀在楚不能答郊勞既歸魯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吾夫子也曰孔丘聖人之後必為達人一也鼎銘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宫敬叔之得師為同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孟僖子之補過為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

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衛侯叔孫豹果卒魯衛君臣同譴既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為人臣始終不常自速天譴也又言日月一歲十二月會合朔曰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折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

未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别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此以稱師曠為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於晉虒祁之築以召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知之

其曰子野者字之以為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紛於世强聒而無補於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為與令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専以為讒言亂聽也咠咠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於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即周去苛俗而即樂土其於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雉兎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

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德之及不以地為廣不以圃為夸也魯政歸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圃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私之圃叔孫昭子之譏勤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為書土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南蒯欲以費逐季氏歸其室於公必季氏圃也

陳錫哉周　大雅

欒高陳鮑齊之四族強弱之不侔矣欒高怙強欲

攻陳鮑謀之不密為陳鮑所先能以弱為強者何也欒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祿也且以欒高凡四敗來奔於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為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景公予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母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敘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於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

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書楚會於陳又書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爲公室之附庸也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

明示得意是甘心為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
周公之不饗為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
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祀楚用蔡侯
世子祭山犬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
甚可殺不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小雅
齊之欒高二氏同出惠公為二公子也春秋書欒
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即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於
公宫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弗克負
荷以奔於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
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
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先後者其一身負
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

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懵然於詩之專對者哉既不知所取其不答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莒人取郠之愬畏晉之罪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於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不免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所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者

祈招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為惡自悔於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芊圍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十三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追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次愛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羙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音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摩厲一夕

何益哉是歲昭公十三年吾夫子年甫冠顏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已復禮為仁者當後來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顏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顏子之問仁歲年亦遠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為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蕩祇宮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跡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産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産哭之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巳之死後此無與為善者誠然之説也且以子産德業之美學述之奥改作不失為惠愛剸裁不流為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産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為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産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誰適之自哉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産也且以小雅之賦特以

平丘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奪氣於其側子産特以憂國為樂玆所以為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於晉為盟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小雅

夷狄之患周家八百之業於以啓聖也太王避之文王成之周公膺之至於春秋始終見於書者一一可懲也曰戎曰荆楚曰赤白狄曰秦曰徐戎曰

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敵王愾者用此藉口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讎敵齊伐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之賂以夸示雋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興無伯之歎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為秦奄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尚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恤也

野有蔓草鄭風羔裘鄭風褰裳鄭風風雨鄭風有女同車鄭風蘀兮鄭風我將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顔淵言四代禮樂有及於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别也一别之正烏在其所謂多淫者乎竊嘗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男女如溱洧之類遝雜其間至於關乎美剌者不

害其正之體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蔓草者子皮之子子齹之賦也羔裘者子產之賦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駟偃之賦也有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蘀兮者子柳之賦也韓宣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為君子數世之主者一一隨其所賦審訂其語而答之唯子齹子產子太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既畢因六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

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望晉殊岌岌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馬將意且以天威為畏子産率五卿拜貺賔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采菽 小雅 菁菁者莪 小雅

竊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為禮經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槩乎

不然孔子生晚周未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於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為獻酬自今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既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今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商頌 德音不瑕 豳風

嬖幸給使與奴隷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丘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遄臺之田徒樂其語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況和乎二詩之賦可也非所以責梁丘據如曰鬷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

言無瑕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宥密則非其職況其人為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丘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大雅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大雅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商頌

書之九德士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
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寛曰柔曰愿曰擾
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强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
節宣暢然後用之槩之以寛猛二者寛則濟之以
猛猛則濟之以寛不固執以自陋為不該不偏之
士此子產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產以刑書封
洫致蠆尾之謗上累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
子皮之舉子產傳之以心知其為吉德君子子產

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馮簡子裨諶子太叔者合衆德以為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老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寛濟猛猛濟寛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即子産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産不然子太叔以寛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即公孫舍之子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大雅

位者車也道者載也君子以位載道而行如車遵路不可失也一失其位如覆車㚖載無以行道也然君子有不得其位者如蔡世子朱豈知所守之位可以君其蔡之民哉自周公封蔡仲蔡之為蔡可知矣楚靈王滅蔡平王之立復立蔡蔡人以失國之久褫魄於此蠢蠢矣自保不暇敢計其位位不自安敢言息民乎如世子朱有不足責矣春秋之責君子叔孫昭子之言大雅之𧦝足以為有位

君子之戒也世子國之儲君平公死朱當嗣位不以適子之位自居何以靖蔡國之民他日出奔不終兆於此矣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一同之地方百里也歷四賢君不以拓土役民為事謹守其國以德為險不以城也芊圉憑陵上國滅陳滅蔡城不羮之地乾溪之辱誰適兆之囊瓦之政有懲於此可也欲

以城郢敖尤此沈尹戌大雅之賦止述四賢君為爾祖之念者可以想見四君以來欲大而反小欲强而反弱城郢非守險持久之術也嗚呼夷狄入中國中國不足以敵之則必有夷狄者更出迭入以勝之吳滅巢沈尹戌又言之郢雖地强且大何能自保乎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雅

缾小而罍大也缾以為汲罍以為洗此祭祀禮器

也王室子朝之亂敬王出居諸侯當任其責主盟
者之憂也春秋晚周諸侯自憂不暇何暇憂王室
哉鄭子太叔見范獻子言之獻子又與韓宣子言
之欲會諸侯謀之嗟夫白大人然後救火何益於
焦頭爛額哉嫠之於緯也當恤不恤當憂不憂也
憂固有大此者乎子太叔小雅之賦缾罍之喻其
言懇切足以聳動獻子之心者玆所謂美秀而文
者乎是時子產既死子太叔新知鄭政蓋昭公之

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疆以舟師略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右之蔽彼其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人襲其後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師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竟不能出楚地而還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

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為二姓之帥誤矣吳人舐糠及米前日城郢適所以致吳也沈尹戌不能救徒懷厲階之憂不為無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 逸詩　車舝 小雅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

可知者非其出而出之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書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於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者禮樂之音生於人心者晚周之世士大夫心術日急一日有不足録者魯叔孫婼之聘宋也為季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為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賤其族人為非禮乎宋公享昭子以新宫之詩猶曰新室許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舝以婿宋婦也賓主對泣俎豆間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

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小雅
御為君逆婦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尚何有於君臣之際哉春秋書叔孫婼如宋而不曰聘者以逆婦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理者季孫公若季平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於宋是為猶子娶婦也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行者以其甥之為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

曰勿與之説者幾以國事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中外之計適所以速魯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昭公搖搖將出以臣逐君猶為國有人乎是年公孫于齊以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雅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

五星緯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緯之變見不見昏明為候也曰彗曰孛曰攙搶曰蚩尤旗曰天狗皆緯星之變也譴謫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强彗不為周出而為諸侯諸侯以凶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緯之變雖犬相聞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當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魯杜預乃以見

不見為釋妄矣晏子答齊侯二詩之賦蓋明文王
基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修德格
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
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當以
彗為畏不以彗為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
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更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

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
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衛皆有變
所變之國無國不為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歎景
公得之目睫而為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
齊為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
律也景公德不足以芘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
鍾公私異用取予異數恃其勸分小數以是為德
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

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景公自以為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德而稱也其臣聖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晉三卿之家横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芘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

楊食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荀躒受勝賂反陷之
於晉頃公頃公懵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
地而欲吞噬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
大雅之賦以世亂為憂卒殺勝以快主心者度知
不免一死於三卿之手共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
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賴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計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此魏獻子代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牆者凡七大夫乃以舉親賢藉口成鱄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

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

春秋立法權賞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為一忠足以與國匹休垂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為周矣其曰戍周城成周不過合諸侯大夫為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已而乃據所非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為幸此禍會可揜而取也

衛彪徯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戒為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令瀆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并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并晉為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為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懲乎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是可二乎一王以
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臣各以官為二
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
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
王之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
書者法在故也趙簡子問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
况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魯况晉援小雅之
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接迹無國無之誰

適啟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
當然也史墨之巫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
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戌敗吳師三戰皆傷竟
死之忠也季芊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鄖
盗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
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弒之其

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鬬辛兄弟以王奔隨
吳人追之聞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
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芘楚王
而以好詞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
亡國而不絕者孰謂夷狄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之
賦鬬辛以教詔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 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

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襃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者之讎鞭平王之墓此其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復之我必能興之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包胥一人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

胥之忠或曰為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詩者意小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静女之三章邶風竿旄鄘風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風

寛猛相濟二者為政之德也寛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二者未有偏任而為政者鄭政自子皮授子産子産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歂凡四傳政

柄矣子皮於子産得之於忘言子産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蠆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寛也其終也子産明言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德則一之於寛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寛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歂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歟世輕世重之制又當如何竊

意駟歂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形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歂之忍人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鄘風

晉齊爭衛衛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弗靖而猶求之其代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為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猶扶前日捘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既而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者以捘衛侯手衛得以藉口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鄘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芘衛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

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揚水卒章之四言 唐風

縱横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郈地是也始侯犯以郈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郈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郈地社稷之患乃援揚水卒章四言為賦四言者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密以圖之可也其反覆

捭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為之出兵以逆
侯犯卒之郈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
横之言乎其所賦唐詩憂深思遠真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衛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為者父子不正則君臣
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兹其
是也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郢也郢不應夫人欲
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聵趙簡子乃欲以兵

納之戚之戰曰世子云者以子未忍絕之於父也
趙簡子以一衛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
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衛君內則并二卿又與鄭為
戰兵名之不立尚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
曰謀協以故兆詢者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并
二卿背腹為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詞簡
子則以范氏中行氏藉口蒯聵則生名晉鄭二君
以三祖為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投與

車下之踣不以一死苟免為幸乃振振然以勝為
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
福商頌
嬖大夫者君側之佞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
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丘據者於吾
夫子有助焉齊人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優其為禮
甚嚴齊要魯車三百乘孔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

命齊人之詞既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丘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為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佞幸也今駟秦之在鄭為嬖大夫以佞幸而得車服前日戚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必有以稔成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衂之餘又有晉宋之憂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二詩所以懲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四

宋　李石　撰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丘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者似出左氏品藻似例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宋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衛殺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郜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

無畀後人

鄭莊公詛射潁考叔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詛之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祝聃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稷無隕多矣

鄭太叔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為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茍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為卿弑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甯跪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魯伐郕郕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
燎於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郥强鉏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郥為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
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 闕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

鄭子臧鷸冠奔宋鄭使盗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攻楚也

晉殺顛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為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聘賤

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

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丘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為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郯以夷狄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

懼

僑如叔孫也不書姓婦姜書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

成婦為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駕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組甲三百免者八十被練三千免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襄公母也賤而無櫬匠慶畧季孫蒲圃之檟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

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為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

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

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

為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用公子㚟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辭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

樂善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慎乎卿不

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毁而卒立公子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去疾入而展輿奔吴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禄

印段以父子豐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為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於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合
諸侯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
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為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堋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
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爲遄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巴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巴

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煩卜筮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語例

左丘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尊所聞於吾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為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如二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違凡

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

聖人作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而立之

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辭邑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郰人紇抉門以出門者杜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郰邑大夫仲尼父二父以力相尚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為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始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因父以死殺仲孫昭子即位不以為勞牛奔齊
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
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為楚
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也有
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鄐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

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皥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

也黃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鳳鳥顓頊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衛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背殺之琴張（名開字子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産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有德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寛故多盗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和之至也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田為七縣羊舌氏為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陽虎自齊載蔥靈車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為司寇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言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

君為主其先亡乎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為祟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

茲由已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孟之側殿公為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衛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後疾嬖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者）季孫欲以田賦改法重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九月歷官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聵入衛侯輒來奔石乞孟黶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二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說小異也

詩補遺

繇詞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驪姬為夫人事在僖

四年

賦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作詩也築蒲屈事僖五年

童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事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歸妹

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罷銘禮至滅邢之罷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殺國子僖二十五年

輿人誦（占民言）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鄭執訊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城者謳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也）棄甲復來（宣二年）

驂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宣二年

役人再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宣二年

謬語楚伐蕭軍中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宣十二年

筮詞晉欲伐楚卦遇復卜者詞也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

夢歌 聲伯夢涉洹洨下化爲珠玉盈懷三年言夢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成十七年

虞人之箴 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爲箴辛甲武王太史也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襄四年

國人誦 臧紇救鄫侵於狐駘此逆喪者之誦也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四年

縣詞孫文子卜詞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築者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畢勿許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輿人誦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襄三十年

又誦子產從政及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讒鼎銘叔向語晏子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正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巳十八年

投壺晉穆子詞穆子荀吳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昭十二年

齊侯舉矢答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有弱晉君之意昭十二年

鄉人歎南蒯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圖有人矣哉昭十二年

鄉人歌南蒯飲鄉人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二年

童謡鸜鵒魯大夫師已聞之文武之世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二十五年

野人歌宋人歌衛夫人南子也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定十四年

萊人歌齊景公老而無子欲立嬖人子荼寘羣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景公既葬稱謚而歌哀五年

三占詞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詞陽虎筮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乞糧隱語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哀十三年

對語 有山氏

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哀十三年

尼父誄詞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 哀十六年

繇詞衛侯夢渾良夫叫天無辜貞卜之詞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齊歌魯人不答齊人稽首齊人責之因歌此詞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繼詩之刪序所不及者附為詩類補六義之遺云占筮詞八賦一童謡

乾隆御覽之寶

二銘三誦四謳三答一虞箴一古今言一投壺詞二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詠詞一凡三十六事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謄錄監生臣嚴續曾